

## 四、艺文志

### (三) 文

#### 两汉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傳》(汉)楊喬《荐孟尝书》:

臣前后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尝，而身轻言微，终不蒙察。区区破心，徒然而已。尝安仁弘义，耽乐道德，清行出俗，能干绝群。前更守宰，移风改政，去珠复还，饥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财产易积，掌握之内，价盈兼金，而尝单身谢病，躬耕垄次，匿景藏采，不扬华藻。实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沦草莽，好爵莫及，廊庙之宝，弃于沟渠。且年岁有讫，桑榆行尽，而忠贞之节，永谢圣时。臣诚伤心，私用流涕。夫物以远至为珍，士以稀见为贵。槃木朽珠，为万乘用者，左右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众之所贵。臣以斗筭之姿，趋走日月之侧。思立微节，不敢苟私乡曲。窃感禽息，亡身进贤。

(明)梅鼎祚編《東漢文紀》卷十六(汉)楊喬《荐孟尝书》:

臣前后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尝，而身轻言微，终不蒙察。区区破心，徒然而已。尝安仁弘义，耽乐道德，清行出俗，能干绝群。前更守宰，移风改政，去珠复还，饥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财产易积，掌握之内，价盈兼金，而尝单身谢病，躬耕垄次，匿景藏采，不扬华藻。实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沦草莽，好爵莫及，廊庙之宝，弃于沟渠。且年岁有讫，桑榆行尽，而忠贞之节，永谢圣时。臣诚伤心，私用流涕。夫物以远至为珍，士以稀见为贵。槃木朽珠，为万乘用者，左右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众之所贵。臣以斗筭之姿，趋走日月之侧。思立微节，不敢苟私乡曲。窃感禽息，亡身进贤。

(明)黃淮、楊士奇編《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二十九《用人》(汉)楊喬《荐孟尝书》:

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終不?? 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影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士以稀見為貴。槃木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眾之所貴。臣以斗筭之資，趨走日月之側，思立?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

#### 魏晉南北朝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六十五(三国吴)華覈《諫營新宮興工妨農》:

臣闻汉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惨毒之苛政，归刘氏之宽仁，省役约法，与之更

始，分王子弟以藩汉室，当此之时，皆以为泰山之安，无穷之基也。至於贾谊，独以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为长叹息者六，乃曰当今之势何异抱火於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而谓之安。其后变乱，皆如其言。臣虽下愚，不识大伦，窃以曩时之事，揆今之势。谊曰复数年间，诸王方刚，汉之傅相称疾罢归，欲以此为治，虽尧舜不能安。今大敌据九州之地，有大半之众，习攻战之余术，乘戎马之旧势，欲与中国争相吞之计，其犹楚汉势不两立，非徒汉之诸王淮南、济北而已。谊之所欲痛哭，比今为缓，抱火卧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览前代之如彼，察今势之如此，故广开农桑之业，积不訾之储，恤民重役，务养战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斯运未至，早弃万国。自是之后，强臣专政，上谗天时，下违众议，亡安存之本，邀一时之利，数兴军旅，倾竭府藏，兵劳民困，无时获安。今之存者乃创夷之遗众，哀苦之余民耳。遂使军资空匮，仓廩不实，布帛之赐，寒暑不周，重以失业，家户不贍。而北积谷养民，专心向东，无复他警。蜀为西藩，土地险固，加承先主统御之术，谓其守御足以长久，不图一朝，奄至倾覆。唇亡齿寒，古人所惧。交州诸郡，国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没，日南孤危，存亡难保，合浦以北，民皆摇动，因连避役，多有离叛，而备戍减少，威镇转轻，常恐呼吸复有变故。昔海虏窥窬东县，多得离民，地习海行，狃於往年，钞盗无日，今胸背有嫌，首尾多难，乃国朝之厄会也。诚宜住建立之役，先备豫之计，勉垦殖之业，为饥乏之救。唯恐农时将过，东作向晚，有事之日，整严未办。若舍此急，尽力功作，卒有风尘不虞之变，当委版筑之役，应烽燧之急，驱怨苦之众，赴白刃之难，此乃大敌所因为资也。如但固守，旷日持久，则军粮必乏，不待接刃，而战士已困矣。

昔太戊之时，桑谷生庭，惧而脩德，怪消殷兴。荧惑守心，宋以为灾，景公下从瞽史之言，而荧惑退舍，景公延年。夫脩德於身而感异类，言发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误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泽以感灵祇，仰惭俯愧，无所投处。退伏思惟，荧惑桑谷之异，天示二主，至如他馀锱介之妖，近是门庭小神所为，验之天地，无有他变，而徵祥符瑞前后屡臻，明珠既覲，白雀继见，万亿之祚，实灵所挺，以九域为宅，天下为家，不与编户之民转徙同也。又今之宫室，先帝所营，卜土立基，非为不祥。又杨市土地与官连接，若大功毕竟，輿驾迁住，门行之神，皆当转移，犹恐长久未必胜旧。屡迁不可，留则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为忧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会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举大事必有大殃。今虽诸侯不会，诸侯之军与会无异。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农月，时不可失。昔鲁隐公夏城中丘，春秋书之，垂为后戒。今筑宫为长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袭春秋之所书，废敬授之上务，臣以愚管，窃所未安。又恐所召离民，或有不至，讨之则废役兴事，不讨则日月滋蔓。若悉并到，大众聚会，希无疾病。且人心安则念善，苦则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难，欲以十卒当东一人。天下未定，深可忧惜之。如此宫成，死叛五千，则北军之众更增五万，若到万人，则倍益十万，病者有死

亡之损，叛者传不善之语，此乃大敌所以欢喜也。今当角力中原，以定强弱，正於际会，彼益我损，加以劳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忧。

臣闻先王治国无三年之储，曰国非其国，安宁之世戒备如此，况敌强大而忽农忘畜。今虽颇种植，间者大水沈没，其余存者当须耘获，而长吏怖期，上方诸郡，身涉山林，尽力伐材，废农弃务，士民妻孥羸小，垦殖又薄，若有水旱则永无所获。州郡见米，当待有事，冗食之众，仰官供济。若上下空乏，运漕不供，而北敌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复出，不能为陛下计明矣。臣闻君明者臣忠，主圣者臣直，是以悽悽，昧犯天威，乞垂哀省。

（宋）佚名輯《三國志文類》卷二十七（三国吴）華覈《諫營新宮興工妨農》：

臣闻汉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惨毒之苛政，归刘氏之宽仁，省役约法，与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汉室，当此之时，皆以为泰山之安，无穷之基也。至於贾谊，独以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为长叹息者六，乃曰当今之势何异抱火於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而谓之安。其后变乱，皆如其言。臣虽下愚，不识大伦，窃以曩时之事，揆今之势。谊曰复数年间，诸王方刚，汉之傳相称疾罢归，欲以此为治，虽尧舜不能安。今大敌据九州之地，有大半之众，习攻战之馀术，乘戎马之旧势，欲与中国争相吞之计，其犹楚汉势不两立，非徒汉之诸王淮南、济北而已。谊之所欲痛哭，比今为缓，抱火卧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览前代之如彼，察今势之如此，故广开农桑之业，积不訾之储，恤民重役，务养战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斯运未至，早弃万国。自是之后，强臣专政，上诡天时，下违众议，亡安存之本，邀一时之利，数兴军旅，倾竭府藏，兵劳民困，无时获安。今之存者乃创夷之遗众，哀苦之馀民耳。遂使军资空匮，仓廩不实，布帛之赐，寒暑不周，重以失业，家户不贍。而北积谷养民，专心向东，无复他警。蜀为西藩，土地险固，加承先主统御之术，谓其守御足以长久，不图一朝，奄至倾覆。唇亡齿寒，古人所惧。交州诸郡，国之南土，交陆、九真二郡已没，日南孤危，存亡难保，合浦以北，民皆摇动，因连避役，多有离叛，而备戍减少，威镇转轻，常恐呼吸复有变故。昔海虏窥窬东县，多得离民，地习海行，狃於往年，钞盗无日，今胸背有嫌，首尾多难，乃国朝之厄会也。诚宜住建立之役，先备豫之计，勉垦殖之业，为饥乏之救。唯恐农时将过，东作向晚，有事之日，整严未办。若舍此急，尽力功作，卒有风尘不虞之变，当委版筑之役，应烽燧之急，驱怨苦之众，赴白刃之难，此乃大敌所因为资也。如但固守，旷日持久，则军粮必乏，不待接刃，而战士已困矣。

昔太戊之时，桑谷生庭，惧而情德，怪消殷兴。荧惑守心，宋以为灾，景公下从瞽史之言，而荧惑退舍，景公延年。夫情德於身而感异类，言发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误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泽以感灵祇，仰惭俯愧，无所投处。退伏思惟，荧惑桑谷之异，天示二主，至如他馀錙介之妖，近是门庭小神所为，验之天地，无有他变，而徵祥符瑞前后屡

臻，明珠既覩，白雀继见，万亿之祚，实灵所挺，以九域为宅，天下为家，不与编户之民转徙同也。又今之宫室，先帝所营，卜土立基，非为不祥。又杨市土地与宫连接，若大功毕竟，輿驾迁住，门行之神，皆当转移，犹恐长久未必胜旧。屡迁不可，留则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为忧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会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举大事必有大殃。今虽诸侯不会，诸侯之军与会无异。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农月，时不可失。昔鲁隐公夏城中丘，春秋书之，垂为后戒。今筑宫为长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袭春秋之所书，废敬授之上务，臣以愚管，窃所未安。又恐所召离民，或有不至，讨之则废役兴事，不讨则日月滋蔓。若悉并到，大众聚会，希无疾病。且人心安则念善，苦则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难，欲以十卒当东一人。天下未定，深可忧惜之。如此宫成，死叛五千，则北军之众更增五万，若到万人，则倍益十万，病者有死亡之损，叛者传不善之语，此乃大敌所以欢喜也。今当角力中原，以定强弱，正於际会，彼益我损，加以劳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忧。

臣闻先王治国无三年之储，日国非其国，安宁之世戒备如此，况敌强大而忽农忘畜。今虽颇种植，间者大水沈没，其馀存者当须耘获，而长吏怖期，上方诸郡，身涉山林，尽力伐材，废农弃务，士民妻孥羸小，垦殖又薄，若有水旱则永无所获。州郡见米，当待有事，冗食之众，仰官供济。若上下空乏，运漕不供，而北敌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复出，不能为陛下计明矣。臣闻君明者臣忠，主圣者臣直，是以悽悽，昧犯天威，乞垂哀省。

**（明）黄淮、楊士奇編《历代名臣奏议》卷七十八《經國》（三国吴）華覈《諫營管新宮興工妨農》：**

臣闻汉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惨毒之苛政，归刘氏之宽仁，省役约法，与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汉室，当此之时，皆以为泰山之安，无穷之基也。至於贾谊，独以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为长叹息者六，乃曰当今之势何异抱火於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而谓之安。其后变乱，皆如其言。臣虽下愚，不识大伦，窃以曩时之事，揆今之势。谊曰复数年间，诸王方刚，汉之傅相称疾罢归，欲以此为治，虽尧舜不能安。今大敌据九州之地，有大半之众，习攻战之馀术，乘戎马之旧势，欲与中国争相吞之计，其犹楚汉势不两立，非徒汉之诸王淮南、济北而已。谊之所欲痛哭，比今为缓，抱火卧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览前代之如彼，察今势之如此，故广开农桑之业，积不訾之储，恤民重役，务养战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斯运未至，早弃万国。自是之后，强臣专政，上谗天时，下违众议，亡安存之本，邀一时之利，数兴军旅，倾竭府藏，兵劳民困，无时获安。今之存者乃创夷之遗众，哀苦之馀民耳。遂使军资空匮，仓廩不实，布帛之赐，寒暑不周，重以失业，家户不贍。而北积谷养民，专心向东，无复他警。蜀为西藩，土地险固，加承先主统御之术，谓其守御足以长久，不图一朝，奄至倾覆。唇亡齿寒，古人所惧。交州诸

郡，国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没，日南孤危，存亡难保，合浦以北，民皆摇动，因连避役，多有离叛，而备戍减少，威镇转轻，常恐呼吸复有变故。昔海虏窥窬东县，多得离民，地习海行，狃於往年，钞盗无日，今胸背有嫌，首尾多难，乃国朝之厄会也。诚宜住建立之役，先备豫之计，勉垦殖之业，为饥乏之救。唯恐农时将过，东作向晚，有事之日，整严未办。若舍此急，尽力功作，卒有风尘不虞之变，当委版筑之役，应烽燧之急，驱怨苦之众，赴白刃之难，此乃大敌所因为资也。如但固守，旷日持久，则军粮必乏，不待接刃，而战士已困矣。

昔太戊之时，桑谷生庭，惧而脩德，怪消殷兴。荧惑守心，宋以为灾，景公下从瞽史之言，而荧惑退舍，景公延年。夫脩德於身而感异类，言发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误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泽以感灵祇，仰惭俯愧，无所投处。退伏思惟，荧惑桑谷之异，天示二主，至如他馀锱介之妖，近是门庭小神所为，验之天地，无有他变，而徵祥符瑞前后屡臻，明珠既覩，白雀继见，万亿之祚，实灵所挺，以九域为宅，天下为家，不与编户之民转徙同也。又今之宫室，先帝所营，卜土立基，非为不祥。又杨市土地与宫连接，若大功毕竟，輿驾迁住，门行之神，皆当转移，犹恐长久未必胜旧。屡迁不可，留则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为忧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会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举大事必有大殃。今虽诸侯不会，诸侯之军与会无异。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农月，时不可失。昔鲁隐公夏城中丘，春秋书之，垂为后戒。今筑宫为长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袭春秋之所书，废敬授之上务，臣以愚管，窃所未安。又恐所召离民，或有不至，讨之则废役兴事，不讨则日月滋蔓。若悉并到，大众聚会，希无疾病。且人心安则念善，苦则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难，欲以十卒当东一人。天下未定，深可忧惜之。如此宫成，死叛五千，则北军之众更增五万，若到万人，则倍益十万，病者有死亡之损，叛者传不善之语，此乃大敌所以欢喜也。今当角力中原，以定强弱，正於际会，彼益我损，加以劳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忧。

臣闻先王治国无三年之储，日国非其国，安宁之世戒备如此，况敌强大而忽农忘畜。今虽颇种植，间者大水沈没，其馀存者当须耘获，而长吏怖期，上方诸郡，身涉山林，尽力伐材，废农弃务，士民妻孥羸小，垦殖又薄，若有水旱则永无所获。州郡见米，当待有事，冗食之众，仰官供济。若上下空乏，运漕不供，而北敌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复出，不能为陛下计明矣。臣闻君明者臣忠，主圣者臣直，是以慄慄，昧犯天威，乞垂哀省。

#### （晉）陳壽《三國志》卷四《魏書四·三少帝紀》：

吴贼政刑暴虐，赋敛无极。孙休遣使邓句，敕交阯太守锁送其民，发以为兵。吴将吕兴因民心愤怒，又承王师平定巴蜀，即纠合豪杰，诛除句等，驱逐太守长吏，抚和吏民，以待国命。九真、日南郡闻兴去逆即顺，亦齐心响应，与兴协同。兴移书日南州郡，开示

大計，兵臨合浦，告以禍福；遣都尉唐譜等詣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自陳。又交趾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郡有山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携貳。叔時之宜，以興為督交陸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慰邊荒”。乃心款誠，形于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竇融歸漢，待以殊禮。今國威遠震，撫懷六合，方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眾稽服，萬里馳義，請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既使興等懷忠感悅，遠人聞之，必皆競勸。其以興為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便宜從事，先行后上。

**（清）金鉉《廣西通志》卷九十八（魏）陳留王《賜呂興督交州諸軍事詔》：**

吳賊政刑暴虐，賦斂無極。孫休遣使鄧句，敕交趾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為兵。吳將呂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即糾合豪傑，誅除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南郡聞興去逆即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州郡，開示大計，兵臨合浦，告以禍福。

**（唐）房玄齡《晉書》卷五十七（晉）陶璜《交州論輸珠表》：**

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余里，外距林邑才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為逋寇，自稱為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杀害長吏。臣以阨駑，昔為故國所采，偏戍在南，十有余年。虽前后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余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清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為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賓屬者乃五万余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二州唇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趾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于非常。臣亡國之余，議不足采，聖恩廣厚，猥垂飾擢，蠲其罪衅，改授方任，去辱即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受，臨履所見，謹冒瞽陳。

**（明）梅鼎祚《西晉文紀》卷七《交州論輸珠表》：**

合浦郡，土地境埆，無有田農。百姓唯以採珠為業，商賈去來，以珠貨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饑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輸二次者，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王隱晉書

**（清）張英《御定淵鑒類函》卷三百六十四《珍寶部四》：**

陶璜表曰：合浦郡土地境埆，無田可農，百姓惟以採珠為業，商賈去來以珠貨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飢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輸二次珠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

(晉)常璩《華陽國志》卷第五：

咸熙元年，吳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孫靖內附魏，魏拜興安南將軍。時南中監軍霍弋表遣建寧爨谷為交趾太守，率牙門將軍建寧、董元、毛炅、孟幹、孟通、爨熊、李松、王素等領部曲以討之。谷未至，興已為功曹李統所殺。泰始元年，谷等徑至郡，撫和初附。無幾，谷卒，晉更用馬忠子融代谷。融卒遣犍為楊稷代之，加綏遠將軍。又進諸牙門，皆雜號將軍，封吳侯。交州刺史劉峻、大都督修則領軍三攻稷，皆為稷所敗。鬱林、九真皆附稷。稷表遣將軍毛炅、董元等攻合浦，戰於古城，大破吳軍，殺峻則。稷因表炅為鬱林太守，元為九真太守。元病亡，更以益州王素代之。數攻交州諸郡。泰始七年春，吳王孫皓遣大都督薛瑒、交州刺史陶璜帥二十萬軍，興扶巖惡夷合十萬伐交趾。稷遣炅及將軍建寧、孟岳等禦之。戰於封溪，眾寡不敵。炅等敗績，僅以身還交趾，固城自守。破敗之後，眾纔千人，并新附可有四千，男女萬餘口。陶璜圍之，杜塞蹊徑，救援不至。雖班量約食，猶不供繼。至秋七月，城中食盡，病餓死者大半。交趾人廣野將軍王約反，應陶璜以梯援外，吳人遂得入城。得稷等，皆囚之。即斬稷長史張登、將軍孟通及炅，并交趾人邵暉等二千餘人。受皓詔傳稷秣陵，故梛稷及孟幹、爨熊、李松四人於吳，通四遠消息。稷至合浦，發病，吐血死。

(清)汪森編《粵西詩文載》卷十七(晉)常璩《南中志》：

咸熙元年，吳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孫靖內附魏，魏拜興安南將軍。時南中監軍霍弋表遣建寧爨谷為交趾太守，率牙門將軍建寧、董元、毛炅、孟幹、孟通、爨熊、李松、王素等領部曲以討之。谷未至，興已為功曹李統所殺。泰始元年，谷等徑至郡，撫和初附。無幾，谷卒，晉更用馬忠子融代谷。融卒遣犍為楊稷代之，加綏遠將軍。又進諸牙門，皆雜號將軍，封吳侯。交州刺史劉峻、大都督修則領軍三攻稷，皆為稷所敗。鬱林、九真皆附稷。稷表遣將軍毛炅、董元等攻合浦，戰於古城，大破吳軍，殺峻則。稷因表炅為鬱林太守，元為九真太守。元病亡，更以益州王素代之。數攻交州諸郡。泰始七年春，吳王孫皓遣大都督薛瑒、交州刺史陶璜帥二十萬軍，興扶巖惡夷合十萬伐交趾。稷遣炅及將軍建寧、孟岳等禦之。戰於封溪，眾寡不敵。炅等敗績，僅以身還交趾，固城自守。破敗之後，眾纔千人，并新附可有四千，男女萬餘口。陶璜圍之，杜塞蹊徑，救援不至。雖班量約食，猶不供繼。至秋七月，城中食盡，病餓死者大半。交趾人廣野將軍王約反，應陶璜以梯援外，吳人遂得入城。得稷等，皆囚之。即斬稷長史張登、將軍孟通及炅，并交趾人邵暉等二千餘人。受皓詔傳稷秣陵，故梛稷及孟幹、爨熊、李松四人於吳，通四遠消息。稷至合浦，發病，嘔血死。

(唐)歐陽詢選《藝文類聚》卷九十四獸部中(南朝宋)袁淑《廬山公九錫俳諧文》：

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筭，武夫吟嘆。爾乃長鳴上黨，慨慷應邦。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勳，厯山不刊。斯實爾之功也。走隨時興，晨夜不默，仰契芟象，

俯協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忒。雖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青脊絳身，長頭廣額，修尾後垂，巨耳雙磔。斯又爾之形也。嘉麥既熟，實須精麵。負磨迴衡，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是用遣中大夫閻丘騾如爾使銜，勒大鴻臚班脚，大將軍宮亭侯，以湯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朱廬，封爾為廬山公。

（南宋）祝穆《事文類聚》後集卷三十八毛蟲部（南朝宋）袁淑《廬山公九錫俳諧文》：

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筭，武夫吟嘆。爾乃長鳴上黨，慨慷慶邦。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勳，歷山不刊。斯實爾之功也。走隨時興，晨夜不默，仰契某象，俯協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忒。雖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青脊絳身，長頭廣額，修尾後垂，巨耳雙磔。斯又爾之形也。嘉麥既熟，實須精麵。負磨迴衡，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是用遣中大夫閻丘騾如爾使銜，勒大鴻臚班脚，大將軍宮亭侯，以湯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朱廬，封爾為廬山公。

（明）梅鼎祚編《宋文紀》卷十三（南朝宋）袁淑《廬山公九錫文》：

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筭，武夫吟歎。爾乃長鳴上黨，慷慨應官。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勳，歷世不刊。斯爾之功者也。音隨時興，晨夜不默。仰契玄象，俯協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忒。雖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猶憶天時，用不廢聲。斯又爾之明也。青脊絳身，長頭廣額。脩尾後垂，巨耳雙磔。斯又爾之相也。嘉麥既熟，寔須精麩。負荷迴衡，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勳，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閻丘騾加爾使銜，勒大鳴鴻臚班脚，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封爾為廬山公。

（明）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七十（南朝宋）袁淑《廬山公九錫文》：

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筭，武夫吟歎。爾乃長鳴上黨，慷慨應官。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勳，歷世不刊。斯實爾之功者也。音隨時興，晨夜不默。仰契玄象，俯協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忒。雖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猶憶天時，用不廢聲。斯又爾之明也。青脊絳身，長頭廣額。脩尾後垂，巨耳雙磔。斯又爾之相也。嘉麥既熟，寔須精麩。負荷迴衡，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勳，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閻丘騾加爾使銜，勒大鳴鴻臚班脚，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封爾為廬山公。

（清）張英《御定淵鑿類函》卷四百三十五（南朝宋）袁淑《廬山公九錫文》：

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筭，武夫吟或歎。爾乃長鳴上黨，慷慨應官。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勳，歷世不刊。斯實爾之功者也。音隨時興，晨夜不默。仰契玄象，俯協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忒。雖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若乃六合

昏晦，三辰幽冥。猶憶天時，用不廢聲。斯又爾之明也。青脊絳身，長頭廣額。脩尾後垂，巨耳雙磔。斯又爾之相也。嘉麥既熟，寔湏精麩。負荷迴衡，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勳，而加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閻丘騾加爾使銜，勒犬鳴鴻臚班脚，大將軍官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封爾為廬山公。

**（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卷八（南朝宋）袁粲《與僧道明書》：**

頻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壁。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宜專也。

**（明）梅鼎祚編《釋文紀》卷十五（南朝宋）袁粲《與僧道明書》：**

頻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壁。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宜專也。

**（唐）歐陽詢撰《藝文類聚》卷八十六菓部上（南朝梁）庾肩吾《謝賚朱櫻啓》：**

成叢殿側，猶連製賦之條。結實西園，非復粘蟬之樹。異合浦之歸來，疑藏朱實同；秦人之逐彈，似得金丸。

**（明）梅鼎祚編《梁文紀》卷十三（南朝梁）庾肩吾《謝賚朱櫻啓》：**

成叢殿側，猶連製賦之條。結實西園，非復粘蟬之樹。異合浦之歸來，疑藏朱實；同秦人之逐，彈似得金丸。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七十四巧藝部（南朝梁）蕭綰《職貢圖贊》：**

北通玄兔，南漸朱鳶。交河悠遠，合浦迴遘。茲海無際，陰山接天。遐哉鳥穴，永矣雞田。

**（明）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十四（南朝梁）蕭綰《職貢圖贊》：**

北通玄兔，南漸朱鳶。交河悠遠，合浦迴遘。茲海無際，陰山接天。遐哉鳥穴，永矣雞田。

**（明）梅鼎祚《梁文紀》卷四（南朝梁）蕭綰《職貢圖贊》：**

北通玄菟，南漸朱鳶。交河悠遠，合浦迴遘。瀚海無際，陰山接天。遐哉鳥穴，永矣雞田。

**（清）張英《御定淵鑿類函》卷三百二十八（南朝梁）蕭綰《職貢圖贊贊》：**

北通元兔，南漸朱鳶。交河悠遠，合浦迴遘。茲海無際，陰山接天。遐哉鳥穴，永矣雞田。

**（北宋）李昉籍《文苑英華》卷六百七十九（北周）李那即李昶《答書》：**

繁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鐘，玄雲觸石，又動流泉之奏。矧伊物候，且或冥符，况乃衿

期，相忘道術。楚齊鳳馬，吳會浮雲。行李無因，音塵不嗣，殷御正銜命來歸。嘉言累禮，江南橘茂，薊北桑枯，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下泰山竹箭，浙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風計吏，議折祥禽，平陵李廡，辦訓文約。况復麗藻星鋪，雕文錦繡。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綸憲章，辭殫表奏，久以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俗，豈直揚雲藻翰，獨留千金，嗣宗文雅，唯傳好事。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頻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戶牖之間，時安筆硯。頰眉難巧，學步非工，恒經枚孺之譏，屢被陳思之誚。羞逢仲子，類居山之鼓琴，屢見子將，同本初之車服。不謂殷侯虛談成價，遂同布鼓輕嚮雷門。燕石空雕，終慙比德。楚軍雖拂，實愧棲桐。豈若邯鄲舉袖，唯聞變曲，協律飛塵，必應不顧。是以日南寶貝，遙望歸秦，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驚其鳴矣。懸豫章之床，置長安之驛。厚築牆垣，思逢鄭僑之聘，工歌周頌，佇奏延陵之樂。書繒有復，道意無伸。李那顧首。

**（明）賀復徵編《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五十五（北周）李那《與徐孝穆書》：**

是以日南寶貝，遙望歸秦，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驚其鳴矣。

**（明）王志堅編《四六法海》卷八（北周）李那《答徐陵書》：**

若邯鄲舉袖。惟聞變曲，協律飛塵，必應不顧。是以日南寶貝遙望歸秦，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驚其鳴矣。懸豫章之床，置長安之驛。

**（明）王志慶編《古儷府》卷九（北周）李那《答書》：**

繁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鐘，玄雲觸石，又動流泉之奏。矧伊物候，且或冥符，况乃衿期，相忘道術。楚齊風馬，吳會浮雲。行李無因，音塵不嗣，殷御正銜命來歸。嘉言累禮，江南橘茂，薊北桑枯，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下泰山竹箭，浙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風計吏，議折祥禽，平陵李廡，辦訓文約。况復麗藻星鋪，雕文錦繡。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綸憲章，辭殫表奏，久以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俗，豈直揚雲藻翰，獨留千金，嗣宗文雅，唯傳好事。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頻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戶牖之間，時安筆硯。頰眉難巧，學步非工，恒經枚孺之譏，屢被陳思之誚。羞逢仲子，類居山之鼓琴，屢見子將，同本初之車服。不謂殷侯虛談成價，遂同布鼓輕嚮雷門。燕石空雕，終慙比德。楚軍雖拂，實愧棲桐。豈若邯鄲舉袖，唯聞變曲，協律飛塵，必應不顧。是以日南寶貝，遙望歸秦，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驚其鳴矣。懸豫章之床，置長安之驛。厚築牆垣，思逢鄭僑之聘，工歌周頌，佇奏延陵之樂。書繒有復，道意無伸。

**（明）梅鼎祚編《陳文紀》卷五李那《答徐陵書》：**

繁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鐘，玄雲觸石，又動流泉之奏。矧伊物候，且或冥符，况乃衿期，相忘道術。楚齊風馬，吳會浮雲。行李無因，音塵不嗣，殷御正銜命來歸。嘉言累禮，江南橘茂，薊北桑枯，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下泰山竹箭，浙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

獨步，扶風計吏，議折祥禽，平陵李廡，辦訓文約。况復麗藻星鋪，雕文錦繡。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綸憲章，辭殫表奏，久以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俗，豈直揚雲藻翰，獨留千金，嗣宗文雅，唯傳好事。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頻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戶牖之間，時安筆硯。頰眉難巧，學步非工，恒經枚孺之譏，屢被陳思之誚。羞逢仲子，類居山之鼓琴，屢見子將，同本初之車服。不謂殷侯虛談成價，遂同布鼓輕嚮雷門。燕石空雕，終慙比德。楚軍雖拂，實愧棲桐。豈若邯鄲舉袖，唯聞變曲，協律飛塵，必應不顧。是以日南寶貝，遙望歸秦，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罵其鳴矣。懸豫章之床，置畏安之驛。厚築墻垣，思逢鄭僑之聘，工歌周頌，佇奏延陵之樂。書繒有復，道意無伸。李那頓首。

**（明）賀復徵編《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五十五李那《與徐孝穆書》：**

繁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鐘，玄雲觸石，又動流泉之奏。矧伊物候，且或冥符，况乃衿期，相忘道術。楚風馬，吳會浮雲。行李無因，音塵不嗣，殷御正銜命來歸。嘉言累禮，江南橘茂，薊北桑枯，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下泰山竹箭，浙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風計吏，議折祥禽，平陵李廡，辦訓文約。况復麗藻星鋪，雕文錦繡。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綸憲章，辭殫表奏，久以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俗，豈直揚雲藻翰，獨留千金，嗣宗文雅，唯傳好事。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頻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戶牖之間，時安筆硯。頰眉難巧，學步非工，恒經枚孺之譏，屢被陳思之誚。羞逢仲子，類居山之鼓琴，屢見子將，同本初之卓服。不謂殷侯虛談成價，遂同布鼓輕嚮雷門。燕石空雕，終慙比德。楚軍雖拂，實愧棲桐。豈若邯鄲舉袖，唯聞變曲，協律飛塵，必應不顧。是以日南寶貝，遙望歸秦，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罵其鳴矣。懸豫章之床，置長安之驛。厚築墻垣，思逢鄭僑之聘，工歌周頌，佇奏延陵之樂。書繒有復，道意無伸。李那頓首

**（南北朝）庾信《庾子山集》卷十五《周大將軍聞嘉公柳遐墓誌》：**

君諱遐，字子昇，河東解縣人也……從兄右衛，擁旌嶺表，若相携致，昔焉遊志氣，為馬援所知，班嗣才學，為班彪見賞。復聞於今日矣！乃除永化縣令。靜尋欵案，或吟長岑之遠，乍撫鳴琴，不以河陽為陋。日南金柱，合浦珠泉，莫肯經懷，未嘗留目。解中平西邵陵王法曹參軍，仍轉尚書工部侍郎，始入禮闈。

**（北宋）李昉輯《文苑英華》卷九百四十八（南北朝）庾信《周大將軍聞嘉公柳遐墓誌》：**

君諱遐，字子昇，河東解縣人也……從兄右衛，擁旌嶺表，若相携致，昔焉遊志氣，為馬援所知，班嗣才學，為班彪見賞。復聞於今日矣！乃除永化縣令，靜尋欵案，或吟長岑之遠；乍撫鳴琴，不以河陽為陋。日南金柱，合浦珠泉，莫肯經懷，未嘗留目。解中平

西邵陵王法曹參軍，仍轉當書工部侍郎，始入禮闈。

**(明)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百一十下(南北朝)庾信《墓誌銘周大將軍聞喜公柳霞墓誌銘》:**

靜尋欵案，或吟長岑之遠。乍撫鳴琴，不以河陽為陋。日南金柱合浦珠，泉曾莫經懷未嘗。留目解巾，平西邵陵。

**(明)梅鼎祚編《後周文紀》卷七(南北朝)庾信《周大將軍聞喜公柳遐墓誌銘》:**

君諱遐，字子昇，河東解縣人也……從兄右衛，擁旌嶺表，若相携致，昔焉遊志氣，為馬援所知，班嗣才學，為班彪見賞。復聞於今日矣！乃除永化縣令，靜尋欵案，或吟長岑之遠，乍撫鳴琴不以河陽為陋。日南金柱，合浦珠泉，莫肯經懷，未嘗留目。解巾平西邵陵王法曹參軍，仍轉尚書工部侍郎，始入禮闈。

**(南朝陳)徐陵撰《徐孝穆集》卷九《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于是鎮之以清靜，安之以惠和。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陰，桑中可詠。春鷓始轉，必具籠筐。秋蟀載吟，競鳴機杼。或肅拜靈祀，躬瞻舞雩去，駕擁于風塵，還旌阻于飄沐。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過小縣，夏雨逐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固不得同年而語矣。約法遵寬，設蒲鞭之恥，立言惟信，控竹馬之期。甘雨隨車，雲低輕重之蓋，還珠合浦，波含遠近之星。至如卧理稱難，坐嘯匪易，披裳問疾，垂愛景以字人，褰帷廣聽，穆薰風而扇物。嚴霜秋降，叶隼擊而防小人，零露春濡，飾羔旌而禮君子。譬諸烹魚，勿煩擾則免于糜爛，如彼檀木，任生植則自然蕃滋。

**(明)王志慶編《古儷府》卷四(南朝陳)徐陵《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

于是鎮之以清靜，安之以惠和。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陰，桑中可詠。春鷓始轉，必具籠筐。秋蟀載吟，競鳴機杼。或肅拜靈祀，躬瞻舞雩去，駕擁于風塵，還旌阻于飄沐。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過小縣，夏雨逐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固不得同年而語矣。約法遵寬，設蒲鞭之恥，立言惟信，控竹馬之期。甘雨隨車，雲低輕重之蓋，還珠合浦，波含遠近之星。至如卧理稱難，坐嘯匪易，披裳問疾，垂愛景以字人，褰帷廣聽，穆薰風而扇物。嚴霜秋降，叶隼擊而防小人，零露春濡，飾羔旌而禮君子。譬諸烹魚，勿煩擾則免于糜爛，如彼種木，任生植則自然蕃滋。

**隋唐**

**(北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一十五《張鎮州淮南道安撫詔》:**

三楚之地，江山遐阻，五嶺之表，經途遼復。自有隋失馭，盜賊交侵，聲教莫邇，方隅久絕。朕受圖膺運，君臨寰宇，率土之濱，情均撫字。方今函夏肅義，文軌一同，尉侯

無虞，要荒率職。然而江蟲之吝，或阻寇戎，閩禺之鄉，未聞正朔。左武侯將軍黃國公張鎮州大將軍合浦縣公陳知略，二方首族，早從歷任，思展誠効，緝寧州里。鎮州可淮南道行軍總管，知略可嶺南道行軍總管以安撫之。武德四年八月

**（明）俞安期輯《唐類函》卷二十三：**

隋高祖論曰：夫帝王受命，非因衆人之所舉。既乘便之取不同，優劣之勢各異。或雄圖內斷，英謀外決，海納山容，如覆如載。磊磊落落，真帝王者也。只如文皇起自布衣，臨馭四海。欺孤兒以致天下，奪寡婦而登神器，復留心萬姓，務從儉約。自金陵滅後，奢泰日滋，起仁壽於五柞，移新都於灊岍。合浦珠璣，填於帑藏。江南姬媛，納於椒掖。仁壽之役，萬姓力殫，雕琢之功，中民竭產。從渭至灊，寧不為勞。移故就新，理多其弊。心隨地廣，意逐時驕。猜忌無端，觸途多諱。文母夷戮，兒母被誅。牝雞晨鳴，皇枝勦絕。廢長立少，付託失人。功臣良將，誅夷備盡。享年不永，豈非天乎？

**（清）張英《御定淵鑒類函》卷四十四《帝王總裁八》：**

原唐太宗、隋高祖論曰：夫帝王受命，非因衆人之所舉。既乘便之取不同，優劣之勢各異。或雄圖內斷，英謀外決，海納山容，如覆如載。磊磊落落，真帝王者也。只如文皇起自布衣，臨馭四海。欺孤兒以致天下，奪寡婦而登神器，復留心萬姓，務從儉約。自金陵滅後，奢泰日滋，起仁壽於五柞，移新都於灊岍。合浦珠璣，填於帑藏。江南姬媛，納於椒掖。仁壽之役，萬姓力殫，雕琢之功，中民竭產。從渭至灊，寧不為勞。移故就新，理多其弊。心隨地廣，意逐時驕。猜忌無端，觸途多諱。文母夷戮，兒母被誅。牝雞晨鳴，皇枝勦絕。廢長立少，付託失人。功臣良將，誅夷備盡。享年不永，豈非天乎？

**（唐）王勃《王子安集》卷六《還冀州別洛下知己序》：**

東西南北，丘也何從，寒暑陰陽，時哉不與。河陽古樹，無復殘花。合浦寒煙，空驚墜葉。王生賣藥，入天子之中都。夏統乘舟，羣屬公之大會。風煙匝地，車馬如龍，鐘鼓沸天，美人似玉。芳筵交映，旁徵豹象之胎。華饌重開，直報蛟龍之髓。季鷹之思吳，命駕果為秋風。伯鸞之適越，登山以求淥水。辭故友，謝時人，登鄂坂而迂迴，入邛山而北走。何年風月，三山滄海之春，何處風花，一曲青溪之路。賓鴻逐暖，孤飛萬里之中，仙鶴隨雲，直去千年之後。悲夫！光陰難再，子卿殷勤於少卿，風景不殊，趙北相望於洛北。鴛鴦雅什，俱為贈別之資，鸚鵡奇杯，共盡忘憂之酒。

**（北宋）李昉輯《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四（唐）王勃《還冀州別洛下知己序》：**

東西南北，丘也何從，寒暑陰陽，時哉不與。河陽古樹，無復殘花。合浦寒煙，空驚墜葉。王生賣藥，入天子之中都。夏編乘舟，屬羣公之大會。風煙匝地，車馬如龍，鐘鼓沸天，美人似玉。芳筵交映，旁徵豹象之胎。華饌重開，直報蛟龍之髓。季鷹之思吳，命駕果為秋風。伯鸞之適越，登山以求淥水。辭故友，謝時人，登鄂坂而迂迴，入邛山而北

走。何年風月，三山滄海之春，何處風花，一曲青溪之路。賓鴻逐暖，孤飛萬里之中，仙鶴隨雲，直去千年之後。悲夫！光陰難再，子卿殷勤於少卿，風景不殊，趙北相望於洛北。鴛鴦雅什，俱為贈別之資，鸚鵡奇杯，共盡忘憂之酒。

（清）張英《御定淵鑿類函》卷三百二（唐）王勃《還冀州別洛下知己序》：

東西南北，丘也何從，寒暑陰陽，時哉不與。河陽古樹，無復殘花。合浦寒煙，空驚墜葉。王生賣藥，入天子之中都。夏統乘舟，屬羣公之大會。風煙匝地，車馬如龍，鐘鼓沸天，美人似玉。芳筵交映，旁徼豹象之胎。華饌重開，直報蛟龍之髓。季鷹之思吳，命駕果為秋風。伯鸞之適越，登山以求綠水。辭故友，謝時人，登鄂坂而迂迴，入邛山而北走。何年風月，三山滄海之春，何處風花，一曲青溪之路。賓鴻逐暖，孤飛萬里之中，仙鶴隨雲，直去千年之後。悲夫！光陰難再，子卿殷勤於少卿，風景不殊，趙北相望於洛北。鴛鴦雅什，俱為贈別之資，鸚鵡奇杯，共盡忘憂之酒。

（唐）駱賓王《駱丞集》卷三《上兗州啟》：

側聞未遇孫陽，鹽車無絕塵之跡，時逢和氏，荆山有連城之珍。豈若聽清音於爨餘，則枯桐發響。收夜光於玄璧，則怪石騰輝。在物猶然，況於含識者矣。伏惟明使君公，鳳穴振儀，龍門標峻，瓊姿岳立，表秀干雲，霞煥霜飛，瑤貞鏡鑒，既而代工天府，忠簡帝心。擁熊蓋而撫百城，建隼旗而臨千里。坐堂敷惠，恩纏去思，剖竹垂仁，式歌來暮。清凝夜燭，化警晨烏，外勗九農，內弘五教。導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書，約法遵寬，誤示蒲鞭之耻，發言唯信，結控竹馬之期。甘雨隨車，雲低輕重之蓋，還珠合浦，波含遠近之星。至如卧理稱難，坐嘯匪易。披裳問疾，垂愛景以字人，褰帷廣聽，穆薰風以扇物。飛霜秋降，叶隼擊而防小人，零雨春濡，飾羔旌而禮君子。於是仁風革俗，吏不忍欺，美譽鬱於三高，芳猷勝於萬古。若乃清規遠鏡，皎月色於靈臺，玄鑒虛凝，穆松風於智府。研機十篋，探蹟九流，縟綺萼於詞林，絳仙花於筆苑。文江翻浪，織玉激以韜霞，學海驚滾瀾，綴珠連於濯錦。加以懸榻待士，擁篲禮賢，汲引忘疲，獎提不倦。懷經味道之客，望範圍以駿奔，兼流包畧之夫，窺義園而遐集，求小善於毫芥，顧正禮於二龍，振幽滯於泥沙，許公明於一驥，某淹中故俗，休列朴厚之清規，稷下遺氓，祇陶禮義之餘化。頗遊簡素，少閱縑緗，每蟋蟀凄吟，映素雪於書帳，莎雞振羽，截翠蒲於翰池。既而學異懷蛟，才非夢鳥，價乍齊於南漢，芳不重於東山。幸屬日月光華，雲霞紛郁，方結羨魚之網，將謠扣角之詞，奪短翮於榆枌，希高標之餘拂，躍纖鱗於涓滴，望鴻澤之微霑。所冀顧盼曲流，翦拂增價，則鉛刀起一割之用，跛鼈致千里之行。是以竊混吹於齊竽，濫飛聲於郢唱。抱山雞而自慙，顧遼豕以多慙。輕觸威顏，不遑流汗，謹啟。

（北宋）李昉輯《文苑英華》卷六百五十八（唐）駱賓王《上兗州刺史啟》：

側聞未遇孫陽，鹽車無塵之足跡，時逢和氏，荆山有連城之珍。豈若聽清音於爨餘，

則枯桐發響。收夜光於玄壁，則怪石騰輝。在物猶然，況於含識者矣。伏惟明使君公，鳳穴振儀，龍門標峻，瓊姿岳立，表秀干雲，霞煥霜飛，瑤貞鏡鑒，既而代工天府，忠簡帝心。擁熊蓋而撫百城，建隼旗而臨千里。坐堂敷惠，恩纏去思，剖竹垂仁，式歌來暮。清凝夜燭，化警晨烏，外勗九農，內弘五教。導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書，約法遵寬，誤示蒲鞭之耻，發言唯信，結控竹馬之期。甘雨隨車，雲低輕重之蓋，還珠合浦，波含遠近之星。至如卧理稱難，坐嘯匪易。披裳問疾，垂愛景以字人，褰帷廣聽，穆薰風以扇物。飛霜秋降，叶隼擊而防小人，零雨春濡，飾羔旌而禮君子。於是仁風革俗，吏不忍欺，美譽鬱於三高，芳猷勝於萬古。若乃清規遠鏡，皎月色於靈臺，玄鑒虛凝，穆松風於智府。研機十篋，探頤九流，縟綺萼於詞林，絳仙花於筆苑。文江翻浪，織玉激以韜霞，學海驚瀾，綴珠連於濯錦。加以懸榻待士，擁篲禮賢，汲引忘疲，獎提不倦。懷經味道之客，望範圍以駿奔，兼流包畧之夫，窺義園而遐集，求小善於毫芥，顧正禮於二龍，振幽滯於泥沙，許公明於一驥，某淹中故俗，休列朴厚之清規，稷下遺氓，祇陶禮義之餘化。頗遊簡素，少閱縑緗，每蟋蟀淒吟，映素雪於書帳，莎雞振羽，截翠蒲於翰池。既而學異懷蛟，才非夢鳥，價乍齊於南漢，芳不重於東山。幸屬日月光華，雲霞紛郁，方結羨魚之網，將謠扣角之詞，奪短翮於榆枌，希高標之餘拂，躍纖鱗於涓滴，望鴻澤之微露。所冀顧盼曲流，翦拂增價，則鉛刀起一割之用，跛鼈致千里之行。是以竊混吹於齊竽，濫飛聲於郢唱。抱山雞而自慙，顧遼豕以多慙。輕觸威顏，不遑流汗，謹啓。

**（明）陸欽《山東通志》卷三十五志之五（唐）駱賓王《上兗州啟》：**

側聞未遇孫陽，鹽車無絕塵之迹，時逢和氏，荆山有連城之珍。豈若聽清音於爨餘，則枯桐發響，收夜光於玄壁，則怪石騰輝。在物猶然，況於含識者矣。伏惟明使君，鳳穴振儀，龍門標峻，瓊雕岳立，表秀干雲，霞煥霜霏，澄虛鑒物，既而代工天府，忠簡帝心。擁熊軾而撫百城，建隼旗而臨千里。坐棠敷惠，恩纏去思，剖竹垂仁，式歌來暮。清擬夜燭，警比晨烏，外勗九農，內弘五教。導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書，約法遵寬，設蒲鞭之耻，主言惟信，控竹馬之期。甘雨隨車，雲低輕重之蓋，珠還合浦，波含遠近之星。至如卧理稱難，坐嘯匪易，披裳問疾，垂愛景以字人，褰帷廣聽，穆薰風而扇物，嚴霜秋降，叶隼擊而防小人，零露春濡，飾羔旌而禮君子。於是仁風革俗，吏不忍欺，美譽鬱於三高，芳猷勝於萬古。若乃清規遠鏡，皎月色於靈臺，玄鑒虛凝，穆松風於智府。研機十篋，探頤九流，縟綺萼於詞林，絳仙花於筆苑。文江翻浪，織玉激以韜霞，學海驚瀾，綴珠連於濯錦。加以懸榻待士，擁篲禮賢，汲引忘疲，獎提不倦。懷經味道之客，望範圍以駿奔，兼流包畧之夫，窺義園而遐集，求小善於毫芥，顧正禮於二龍，振幽滯於泥沙，許公明於一驥。某淹中故俗，休列朴厚之清規，稷下遺氓，祇陶禮義之餘化。頗遊簡素，少閱縑緗，每蟋蟀淒吟，映素雪於書帳，莎雞振羽，截翠蒲於翰池。既而學異懷蛟，才非夢鳥，價乍齊於南漢，芳不重於東山。幸屬日月光華，雲霞紛郁，方結羨魚之網，將謠扣角之詞，奪

短翮於榆枌，希高標之餘拂，躍纖鱗於涓滴，望鴻澤之微霑。所冀顧盼曲流，翦拂增價，則鉛刀起一割之用，跋鼈致千里之行，是以竊混吹於齊竽，濫飛聲於郢唱。抱山雞而自慙，顧遼豕以多慙。輕觸威顏，不遑流汗，謹啓。

（明）賀復徵編《文章體彙選》卷二百六十八（唐）駱賓王《上兗州刺史啓》：

側聞未遇孫陽，鹽車無絕塵之跡，時逢和氏，荆山有連城之珍。豈若聽清音於爨餘，則枯桐發響，收夜光於玄壁，則怪石騰輝。在物猶然，况於含識者矣。伏惟明使君公，鳳穴振儀，龍門標峻，瓊姿岳立，表秀干雲，霞煥霜飛，瑤貞鏡鑒。既而代工天府，忠簡帝心。擁熊蓋而撫百城，建隼旗而臨千里。坐棠敷惠，恩纏去思，剖竹垂仁，式歌來暮。清凝夜燭，化警晨鳥，外勗九農，內弘五教。道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書，約法遵寬，誤示蒲鞭之耻，發言惟信，結控竹馬之期。甘雨隨車，雲低輕重之蓋，珠還合浦，波含遠近之星。至如卧理稱難，坐嘯匪易，披裳問疾，垂愛景以字人，褰帷廣聰，穆薰風以扇物，飛霜秋降，叶隼擊而防小人，零雨春濡，飾羔旌而禮君子。於是仁風革俗，吏不忍欺，美譽鬱於三高，芳猷勝於萬古。若乃清規遠鏡，皎月色於靈臺，玄鑒虛凝，穆松網於智府。研機十篋，探頤九流，縟綺萼於詞林，綵仙葩於筆苑。文江翻浪，織玉激以韜霞，學海驚瀾，綴珠連於濯錦。加以懸榻待士，擁篲禮賢，汲引忘疲，獎提不倦。懷經味道之客，望範圍以駿奔。兼流包畧之夫，窺義園而遐集，求小善於毫芥，顧正禮於二龍，振幽滯於泥沙，許公明於一驥。某淹中故俗，休列朴厚之清規，稷下遺氓，祇陶禮義之餘化。頗遊簡素，少閱縑緇，每蟋蟀凄吟，映素雪於書帳，莎雞振羽，截翠蒲於翰池。既而學異懷蛟，才非夢鳥，價乍齊於南漢，芳不重於東山。幸屬日月光華，雲霞紛郁，方結羨魚之網，將謠扣角之詞，奪短翮於榆枌，希高標之餘拂，躍纖鱗於涓滴，望鴻澤之微霑。所冀顧盼曲流，翦拂增價，則鉛刀起一割之用，跋鼈致千里之行，是以竊混吹於齊竽，濫飛聲於郢唱。抱山雞而自慙，顧遼豕以多慙。輕觸威顏，不遑流汗，謹啓。

（唐）楊炯《盈川集》卷七《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

王氏之先代，為佐命秦之霸也。則王離滅楚國而三將連衡，漢之興也。則王陵誅項籍而五侯同拜，南陽克定。應圖讖而作司空，西晉聿興，合詩謠而濟天下。昔者，伊尹伊陟但乂於商朝，太公桓公唯夾輔於周室。蕭何之後居食祿而無聞，鄭禹之孫在當途而不嗣。未有夏殷三統，金木五遷，冊命重光，軒裘代襲，則我瑯琊之郡有冠蓋之里乎，建昌之縣有公侯之子乎？公諱義童，字元稚。其先瑯琊臨沂人也……武德四年，詔公為江南道招討使，鼓琴而送，受命而行。乘使者之輜車，掌行人之旌節。陸賈至於南海先責尉佗，隨何入於九江即徵黥布。詔除泉州都督，封建昌縣男，食邑三百戶。斗牛星象，舜禹精靈，境接東甌，地隣南越。言其實利，則璫瑁珠璣。叙其風俗，則丹雞白犬。公門容駟馬，位列三刀。防蕙苾之譏嫌，絕簡書之流謗。豈知廣州清節酌貪泉於石門，合浦神君返明珠於漲

海。

**（北宋）李昉輯《文苑英華》卷九百一十九（唐）楊炯《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

王氏之先代，為佐命秦之霸也。則王離滅楚國而三將連衡，漢之興也。則王陵誅項籍而五侯同拜，南陽克定。應圖讖而作司空，西晉聿興，合詩謠而濟天下。昔者，伊尹伊陟但保乂於商朝，太公桓公唯夾輔於周室。蕭何之後居食祿而無聞，鄭禹之孫在當途而不嗣。未有夏殷三統，金木五遷，冊命重光，軒裳代襲，則我瑯琊之郡有冠蓋之里乎，建昌之縣有公侯之子乎？公諱義童，字元稚。其先瑯琊臨沂人也……武德四年，詔公為江南道招討使，鼓琴而送，受命而行。乘使者之輜車，掌行人之旌節。陸賈至於南海先責尉佗，隨何入於九江即徵黥布。詔除泉州都督，封建昌縣男，食邑三百戶。斗牛星象，舜禹精靈，境接東甌，地隣南越。言其實利，則璫瑁珠璣。叙其風俗，則丹雞白犬。公門容駟馬，位列三刀。防蕙苾之譏嫌，絕簡書之流謗。豈知廣州清節酌貪泉於石門，合浦神君返明珠於漲海。

**（明）王志堅編《四六法海》卷十一（唐）楊炯《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

王氏之先代，為佐命秦之霸也。則王離滅楚國，而三將連衡，漢之興也。……門容駟馬，位列三刀。防蕙苾之譏嫌，絕簡書之流謗。豈直廣州清節酌貪泉於石門，合浦神君返明珠於漲海。貞觀三年詔除散騎常侍，行果州刺史，授期天帝，肇跡人皇，南充國之舊都，西巖渠之古邑。

**（明）賀復徵編《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八十五（唐）楊炯《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

門容駟馬，位列三刀。防蕙苾之譏嫌，絕簡書之流謗。豈直廣州清節，酌貪泉於石門。合浦神君，返明珠於漲海。

**（北宋）李昉輯《文苑英華》卷七百七十六（唐）于邵《唐檢校右散騎常侍容州刺史李公去思頌并序》：**

維貞元二年秋八月，天子以郡國二千石之高第者曰隴西李某，字某，利澤施於裔土，美化被乎遐疇，是用遵虞書陟明之義，參周官進律之典，俾之由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容州刺史本管經畧守捉招討處置等使，為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經畧觀察處置等使，實授兵符加擁使節。某月自合浦如南海，於是，縣道、谿谷、鰥寡、孤老，汨于士吏，相與懷思，隱然不去乎心，森然不離乎目。

**（清）金鉞《廣西通志》卷一百一十于邵《檢校右散騎常侍容州刺史李公去思頌并序》：**

維貞元二年秋八月，天子以郡國二千石之高第者曰隴西李某，利澤及於裔土，美化被乎遐疇，是用遵虞書陟明之義，參周官進律之典，俾之由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容州刺史本管經畧守捉招討處置等使，為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經畧觀察處置等使，實授兵符加

擁使節，某月自合浦如南海，於是，縣道、谿谷、鰥寡、孤老，泊於士吏，相與懷思然不去乎目。

（清）汪森《粵西詩文載》卷六十（唐）于邵《唐檢校右散騎常侍容州刺史李公去思頌并序》：

維貞元二年秋八月，天子以郡國二千石之高第者曰隴西李某，字某，利澤施於裔土，美化被乎遐疇，是用遵虞書陟明之義，參周官進律之典，俾之由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容州刺史本管經略守捉招討處置等使，為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經略觀察處置等使，實授兵符加擁使節。某月自合浦如南海，於是，縣道、谿谷、鰥寡、孤老，泊于士吏，相與懷思，隱然不去乎心，森然不離乎目。

（唐）元結《次山集》卷十二《讓容州表》：

臣結言：臣伏奉今月二十二日勅，授臣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畧守捉使。四月十六日勅到，二十一日發付本道行營。臣實愚弱，謬當寄任，奉詔之日，不獲憂懼，臣聞孝於家者忠於國，以事君者無所隱。臣有至切，不敢不言。臣實一身，奉養老母，醫藥飲食，非臣不喜。臣暫違離，則憂悸成疾。臣又多病，近日加劇。前在道州，黽勉六歲，實無政理，多是假名。頻請停官，使司不許。今臣所屬之州陷賊歲久，頽城古木，遠在炎荒。管內諸州，多未賓伏。行營野次，向十餘年。在臣一身，為國展効，死當不避，敢憚艱危？但以老母。念臣疾疹日久，時方大暑，南逾大山，舉家漂泊寄在湖上。單車將命，赴於賊庭。臣將就路，老母悲泣，聞者悽愴，臣心可知。臣欲扶持版輿，南之合浦，則老母氣力，艱於遠行；臣欲奪不顧家，則母子之情，禽畜猶有；臣欲久辭老母，則又污辱名教；臣欲便不之官，又恐稽違詔命。在臣肝腸，如煎如燭。昔徐庶心亂，先主不逼；令伯陳情，晉武允許。君臣國家，萬代為規。伏惟陛下以孝理萬姓，慈育生民。在臣情志，實堪矜愍！臣每讀前史，見吳起遊宦，噬臂不歸，溫嶠奉使，絕裾而去，常恨不逢斯人，使之殊死臣。所以冒犯聖旨，乞停今授，待罪私門，長得奉養，供給井稅。臣之懇願塵黷天威，不勝惶恐。謹遣某官奉表陳讓以聞。

（北宋）李昉輯《文苑英華》卷五百七十六元結《讓容州表》：

臣結言：臣伏奉今月二十二日勅，授臣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畧守捉使。四月十六日勅到，二十一日發付本道行營。臣實愚弱，謬當寄任，奉詔之日，不獲憂懼，臣聞孝於家者忠於國，以事君者無所隱。臣有至切，不敢不言。臣實一身，奉養老母，醫藥飲食，非臣不喜。臣暫違離，則憂悸成疾。臣又多病，近日加劇。前在道州，黽勉六歲，實無政理，多是假名。頻請停官，使司不許。今臣所屬之州陷賊歲久，頽城古木，遠在炎荒。管內諸州，多未賓伏。行營野次，向十餘年。在臣一身，為國展効，死當不避，敢憚艱危？但以老母。念臣疾疹日久，時方大暑，南逾大山，舉家漂泊

寄在湖上。單車將命，赴於賊庭。臣將就路，老母悲泣，聞者悽愴，臣心可知。臣欲扶持版輿，南之合浦，則老母氣力，艱於遠行；臣欲奮不顧家，則母子之情，禽畜猶有；臣欲久辭老母，則又污辱名教；臣欲便不之官，又恐稽違詔命。在臣肝腸，如煎如燭。昔徐庶心亂，先主不逼；令伯陳情，晉武允許。君臣國家，萬代為規。伏惟陛下以孝理萬姓，慈育生民。在臣情志，實堪矜愍！臣每讀前史，見吳起遊宦，噬臂不歸，溫嶠奉使，絕裾而去，常恨不逢斯人，使之殊死臣。所以冒犯聖旨，乞停今授，待罪私門，長得奉養，供給井稅。臣之懇願塵躋天威，不勝惶恐。謹遣某官奉表陳讓以聞。

**（清）金鉉《廣西通志》卷九十八（唐）元結《讓容州表》：**

臣結言：臣伏奉今月二十二日勅，授臣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 畧守捉使。四月十六日勅到，二十一日發付本道行營。臣實愚弱，謬當寄任，奉詔之日，不獲憂懼，臣聞孝於家者忠於國，以事君者無所隱。臣有至切，不敢不言。臣實一身，奉養老母，醫藥飲食，非臣不喜。臣暫違離，則憂悸成疾。臣又多病，近日加劇。前在道州，黽勉六歲，實無政理，多是假名。頻請停官，使司不許。今臣所屬之州陷賊歲久，頽城古木，遠在炎荒。管內諸州，多未賓伏。行營野次，向十餘年。在臣一身，為國展効，死當不避，敢憚艱危？但以老母。念臣疾疹日久，時方大暑，南逾大山，舉家漂泊寄在湖上。單車將命，赴於賊庭。臣將就路，老母悲泣，聞者悽愴，臣心可知。臣欲扶持版輿，南之合浦，則老母氣力，艱於遠行；臣欲奮不顧家，則母子之情，禽畜猶有；臣欲久辭老母，則又污辱名教；臣欲便不之官，又恐稽違詔命。在臣肝腸，如煎如燭。昔徐庶心亂，先主不逼；令伯陳情，晉武允許。君臣國家，萬代為規。伏惟陛下以孝理萬姓，慈育生民。在臣情志，實堪矜愍！臣每讀前史，見吳起遊宦，噬臂不歸，溫嶠奉使，絕裾而去，常恨不逢斯人，使之殊死臣。所以冒犯聖旨，乞停今授，待罪私門，長得奉養，供給井稅。臣之懇願塵躋天威，不勝惶恐。謹遣某官奉表陳讓以聞。

**（北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六十五《贈淮寧軍大將軍周曾等勅》：**

勅：王者體至公而立極，明賞罰以垂法。旌德表善，發揮忠貞。其有推丹誠以奉君，臨大節而不奪，守志明節，殺身定難，則褒勸之，典所宜優異。李希烈背天逆物，通結羣盜，奸謀藏於汴宋，罪迹彰於汝鄭。傾陷城邑，虐毒蒸黎。忠義之徒因懷感拐……呂從賁故十將輔國大將軍行右金吾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賜太常卿上柱國合浦郡王，食實封五十戶。建中四年

**（唐）柳宗元（宋）廖瑩中輯注《河東先生集》卷二十八記祠廟《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於連於詔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眈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

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捍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珠還合浦，虎渡九江，大率類此耳。郡國言祥瑞莫多於漢宣，史載張敞論奏黃霸語，亦可謂隱而顯矣。

（清）張照《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七（唐）柳宗元《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於連於詔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咤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珠還合浦，虎渡九江，大率類此耳。郡國言祥瑞莫多於漢宣，史載張敞論奏黃霸語，亦可謂隱而顯矣。

（唐）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五十《贈楚繼吾等刺史制》：

勅，故容州本管經畧招討左押衙兼行營中軍兵馬使檢校太子詹事楚繼吾，故廉州古丘營鎮將試殿中監衛弘本等，比以荒服不虔，侵掠縣道，乃詔毅勇。

（唐）李商隱撰（清）馮浩撰《樊南文集詳注》卷六《為外姑隴西郡君祭張氏女文》：

吾配汝先世二十餘年，七女五男，撫之如一。往在南海，令子云亡，藐爾兩孤，未勝多難，提挈而至，踰涇涉河。十年之間，母子俱盡。念汝差長慰吾，最深女德，婦容光映姻表，秭歸為牧，官閑俸優，實獲我心，用選良對，笄旒纚纚，環珮鏘鏘，螽斯鳳凰，兩有深慶，汝天文章播于友朋，身否命屯，久而不第，郎寧合浦，萬里乖離，汝寄京師，食貧終歲。

（北宋）李昉輯《文苑英華》卷九百九十三（唐）李商隱《為外姑隴西郡君祭張氏女文》：

吾配汝先世二十餘年，七女五男，撫之如一。往在南海，令子云亡，藐爾兩孤，未勝

多難，提挈而至，踰涇涉河。十年之間，母子俱盡。念汝差長慰吾，最深女德，婦容光映姻表，秣歸為牧，官閑俸優，實獲我心，用選良對，笄旒纚纚，環珮鏘鏘，螽斯鳳凰，兩有深慶，汝天文章播于友朋，身否命屯，久而不第，郎寧合浦，萬里乖離，汝寄京師，食貧終歲。

（北宋）李昉輯《文苑英華》卷四百五十五（唐）封敕《授崔龜從嶺南節度使制》：

門下：庾嶺之南五諸侯而番禺揔其襟帶，他官之務，豈相侔焉。琛賫叢湊，蕃夷交錯。非廉平之操不可以勸其風，非幹敏之才不可以齊其俗。副我所任，惟時之良。中散大夫前宣州觀察使崔龜從襟靈坦夷，器局沉厚。溫玉外朗，澄瀾中深。慎言克保其樞機，養德善周其藩屏。早藉重價，歷登華資。望高綸綉之工，才見版圖之極。常鎮關輔，人懷去思。試操銓衡，刃有餘利。洎乎重剖符竹，初命廉車江左奧區宣為右地。一去臨莅，五更炎涼，風猷溢聞，課第居最。陟明之典，誰實爾先。吾以登齋壇，授戎柄，百越稽顙，雙旌建牙，可謂宦遊峻途，儒者極致，旌爾懿効，服吾寵光。况儀曹居，八座之榮。副相冠，栢臺之首，重以朝命，崇其使車，爾宜廣施惠慈，逮去珠玉，無使伯周獨擅名於合浦，隱之未繼美於貪泉。佇聞淑聲，用益休命，可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等使。

（北宋）李昉輯《文苑英華》卷四百五十六（唐）沈詢《授紇干泉嶺南節度使制》：

門下：周禮蔣軍以六官象選，漢庭拜郡守。公卿迭處，出入中外，發揮聲績，選用之重。古今所難，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工部侍郎紇干泉，惟爾元和中以文章德行升為甲科，貞規藹然，雅有公器，火化而方知玉性，歲寒而益見松心。洎振拂朝纓，抑揚官閣。章羽儀於省署，煥詞藻於綸闈。朕以瀕江之西，悍俗難理，輟爾禁掖，委之藩條。果能宣愷悌之風，著循良之迹，南臺起部，無展爾庸。所宜將我舊章，化彼南服。於戲，朕垂衣裳以臨四海，因性分以撫羣生，必欲叶軌而同文，不敢重近而輕遠。况駱越故地，蠻夷錯居，尤須謹廉，以察封部。青綬擊趙堯之印，皂旛分鮑永之兵。同升將壇，式表予意。爾其往哉，勉移風俗，不挹於貪泉，無使珠璣獨還於合浦。可。

（唐）黃濤《黃御史集》卷七《南海韋尚書》：

晉魏則大難斯地，國朝尤不易。其人歷數除書少聞，再命朝廷，不欲止於鴛省，便入鳳池。須加分閫之尊，用飾作霖之盛，特以番禺巨壤，南越名區，外控蠻陬，旁通番貨，啓者石門酌泉之事，合浦還珠之風，日月遷綿，規程革易，以尚書勵辭玉留錢之節，執投香載土之心，用將揭二賢廉潔之波，新五嶺崎嶇之俗，俾以佩豹韜而直下，建龍節以遐征。非止鎮臨，且申龜鏡，昭然足驗，儼若可觀。

（唐）黃濤《黃御史集》卷六《祭陳侍御》：

嗚呼！石火風燭，驚波逝川，聖賢之不免矣，古今之共痛焉。某江鄉則中外親姻，帝里則參差硯席。干名而後乎一紀，論友而仰乎三益。蟬槐結念，幾同京洛之愁，鸞柳看時，

各署神仙之籍。別來輦下，歸自甌中。塵忝而郤詵桂綠，因依而王儉蓮紅。斷金益固，投漆攸同。見行藏於柱史，論倚伏於塞翁。實期以始者文場之懿德，邇來使府之清風，伏蒲北省，起草南宮。更雪當時之冤滯，少為吾黨之隆崇。是何天之喪，道之窮。惛惛大夜，默默玄穹。某復曉夕，以思江山之事。林君則以合浦垂名。夫子以申秦得意高步，斯振宏規。靡異前輩，曠世後來。遂志俱蟠使下之柏，俱擅乙中之二。推是言之，豈偶然耳。賢哲相望，今昔一致。

**(宋)董道撰《廣川畫跋》卷一《書東丹王千角鹿》:**

秘閣有李贊華畫鹿角，直而岐出，若斜藤相扶而生長。三倍其身鱗？鬪立，羣角森列。故畫錄號千角鹿，其實則角上橫出者衆也。崇寧四年，詔下秘閣收其畫以入，使者疑其狀，且求其說。古有是類者，當得其名以備顧問所及。余謂邪希有鹿，兩頭而角且千。雲南郡有神鹿，一身兩頭，而角衆列。合浦有鹿，額帶斜藤，一枝四條，直上各大人以為角條。支桃杖一角者為天鹿，兩角者為辟拔。道書有五頭鹿，其角且十，皆古之異鹿也。此畫得之，殆為瑞應而出者。“邪條錄”謹上李廌《畫品》。

**(清)孫岳頌《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八十二《五代李贊華畫童千角鹿》:**

秘閣有李贊華畫鹿角，直而岐出，若斜藤相扶而生長。三倍其身鱗？鬪立，羣角森列。故畫錄號千角鹿，其實則角上橫出者衆也。崇寧四年，詔下秘閣收其畫以入，使者疑其狀，且求其說。古有是類者，當得其名以備顧問所及。余謂邪希有鹿，兩頭而角且千。雲南郡有神鹿，一身兩頭，而角衆列。合浦有鹿，額帶斜藤，一枝四條，直上各大人以為角條。支桃杖一角者為天鹿，兩角者為辟拔。道書有五頭鹿，其角且十，皆古之異鹿也。此畫得之，殆為瑞應而出者。“邪條錄”謹上李廌《畫品》。

**宋元**

**(北宋)李廌《濟南集》卷二:**

李良相清德碑，良相，百藥四世孫也。天寶中為尉氏令，邑人立此碑。

旌廉以廉寡樹碑勵貪，夫後人慕前，躅當令德，不孤第無愧，屋漏斯能遠苞苴番禺，惟飲水合浦自還珠。

**(北宋)張舜民《畫墁集》卷七《郴行錄》:**

乙卯遇劉顛宮，苑遂遊長干寺，登雨花臺、高座寺、越王臺、周處臺及昇元寺、保寧院，長干寺在南門外，東枕崗崗，北瞰城邑，自梁陳以來，久廢。李氏為散從官營，本朝天禧中，其地數有光怪真廟，後營葺之。寺後皆修竹長林下，上凡數百步有高亭，四望又有靈濟夫人祠，潭水湛然，祈雨數應。昔高魁得銅像冶城，張係綱得金蓮座於江上，董城獲大額珠於合浦，三物並致於長干寺，大小適當。後有梵僧自天竺至鄴都失銅像，中原擾亂，因渡江至長干，見銅像泣涕禮謁，即有光異，因言此阿育王第四女所制，坐下有誌，

驗之果然。大業滅陳至武德中，遷其像於上京光宅寺，靈異極多。唐末兵火不知所終，高座寺在長干之南，迤邐登陟岡，蘭若甚幽，大松修竹，夾道而起，超然出羣。崗之上俯瞰，都城人物可數，西望江渚雲水，杳然乃金陵絕勝之景，吳仲庶作記。

**（北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三十九《江瑤柱傳》：**

生姓江，名瑤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川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媚川之來甚喜，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鑄琢之，媚川深自晦匿，嘗喟然，謂其孫子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矣。尚子平何人哉，遂棄其孥，浪迹泥途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所終。

**（北宋）黃庭堅《山谷集》外集卷二《和謝公定征南謠》：**

傳聞交州初，陸梁東連五溪，西氏羌軍，行不斷蠻，標盾謀主，皆收漢，畔亡合浦。主譙門腥血沸，晉興城下白骨荒，謀臣異時坐致寇，守臣今日愧包桑。已遣戈舩下灘水，更分樓舩浮豫章。

**（北宋）米芾《書史》：**

王獻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上有梨。幹黎氏印所謂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宗書卷首見此兩行十字，遂連此卷末，若珠還合浦，劍入延平。

**（明）王世貞《弇州四部稿》續稿卷一百六十一文部《王大令送梨帖》：**

敬美弟自燕中歸，得大令此卷。後有柳誠懸文與可二跋。考誠懸跋，蓋併右軍“思言叙卒何期但有長嘆念告”十二字俱誤以為大令，故有劍合延平，珠還合浦語。米元章鑒定之，遂析為二卷。

**（清）倪濤《六藝之一錄》卷一百六十三（明）王世貞《送梨帖》：**

敬美弟自燕中歸，得大令此卷。後有柳誠懸文與可二跋。考誠懸跋，蓋併右軍“思言叙卒何期但有長嘆念告”十二字俱誤以為大令，故有劍合延平，珠還合浦語。米元章鑒定之，遂析為二卷。

**（明）張丑《清河書畫舫》卷二下王獻之《送梨帖》：**

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上有黎幹黎氏印，所謂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宗書卷首，見此兩行十字，遂連此卷末。若珠還合浦，劍入延平。

**（明）汪砢玉《珊瑚網》卷二十一法書題跋王獻之《送梨帖》：**

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上有梨幹黎氏印，所謂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宗書卷首，見此兩行十字，遂連此卷末。若珠還合浦，劍入延平。

**（清）孫岳頌《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十一王獻之《送梨帖》：**

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上有黎幹黎氏印，所謂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宗書卷首，見此兩行十字，遂連此卷末。若珠還合浦，劍入延平。

(清) 卞永譽《書畫彙考》卷六：

米氏《書史》云，王獻之送梨帖，上有黎幹黎氏印，所謂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宗書卷首，見此兩行十二字，遂連此卷末。若珠還合浦，劍入延平。

(北宋) 孫觀《鴻慶居士集》卷十七《謝程參政啟》：

囊封奏御方虞，冒犯之誅，詔紱疏恩更濫，褒陞之典擢從罪籍，賀賁朝紳叨拜恩榮，恍如夢寐。伏念某有至愚極陋之累，無固身慮患之明，名浮而挺災，言狂而召怨。一夫誑楚讒扶，謗書衆鬼謀曹，遂成奇禍身名，破滅僅齒。平生骨肉喪亡，惟殘一老，每追惟合浦牛衣之泣，空悵望華亭鶴唳之聞，偶餘息之尚存，信此身之有待，上聖撫域中之大羣，公宰天下之平魯。

(北宋) 鄭俠《西塘集》卷九《送杜靖國知連州》：

昨日紅蕖醉幕賓，今朝皂蓋賢州伯，官雖銜尉丞，位乃二千石，羈人無以報恩知，請為使君申八德。……五曰清玉壺在堂，中有水武昌。何遠思律貪，汲井投錢非買名，合浦孟嘗亦無欲，還珠碧淵清所徵。

(北宋) 晁補之《鷄肋集》卷二十五《上皇帝安南罪言》：

蓋漢初遣王恢、韓安國擊越，亦一出豫章，一出會稽。時唐蒙亦使越，越人食蒙以蜀枸醬。蒙歸，因又上書通夜郎，浮船牂柯，以出越人。不意其後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按圖，湟水蓋出於連州。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潢浦。按圖，潢浦蓋出於廣州。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舩。下瀨將軍出零陵，下灘水。按圖，灘水蓋出於桂州。馳義侯發巴蜀罪人下牂柯，牂柯即唐蒙所通，道起夜郎者也。於是五將軍咸會，越人或降或亡，南越平，為九郡，至建武中，交趾女子側貳叛，馬援將平之，援始自合浦，緣海而行，隨山刊道，蓋千餘里，如浪泊禁溪，無功居風下，雋壺頭之路。凡圖記可見，往往援所行也。

(南宋) 陳亮《蘇門六君子文萃》卷六十六 (北宋) 晁補之《上皇帝安南罪言》：

蓋漢初遣王恢、韓安國擊越，亦一出豫章，一出會稽。時唐蒙亦使越，越人食蒙以蜀枸醬。蒙歸，因又上書通夜郎，浮船牂柯，以出越人。不意其後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按圖，湟水蓋出於連州。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潢浦。按圖，潢浦蓋出於廣州。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舩。下瀨將軍出零陵，下灘水。按圖，灘水蓋出於桂州。馳義侯發巴蜀罪人下牂柯，牂柯即唐蒙所通，道起夜郎者也。於是五將軍咸會，越人或降或亡，南越平，為九郡，至建武中，交趾女子側貳叛，馬援將平之，援始自合浦，緣海而行，隨山刊道，蓋千餘里，如浪泊禁溪，無功居風下，雋壺頭之路。凡圖記可見，往往援所行也。

(明)黃淮、楊士奇編《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三十一《禦邊》(北宋)晁補之《上皇帝安南言》:

夫交趾，實古揚州之南境，自三代盛時列荒服之外，不及以政。秦并天下，略定揚粵，以謫戍守五嶺，與越雜處。以至漢……至建武中，交趾女子側貳叛，馬援將平之。援始自合浦，緣海而行，隨山刊道，蓋千餘里。如浪泊禁溪，無功居風下，雋壺頭之路，凡圖記可見，往往援所行也。

(清)汪森編《粵西詩文載》卷三十七(北宋)王沆《桂林顯震廟碑》:

縣西三里許，石峯數十屹立對峙，如巨公重客，相與拱揖。有廟巋然其間。廟南數十步，泉出於石壁之趾，匯為車輪，奔湧達於山下，清涼甘潔，冬夏若一。邦人事神，飲食必祭。水旱疫癘，禱焉如響，求諸父老，以為陳大建中神始顯聞於合浦。所謂雷種者，颶風之變。於是賜廟額爵號，不一而足。

(北宋)阮閱編《詩話總龜》卷五方諤《上廣州太守》:

鰲去惡溪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雖善用故事，議者未許。

(南宋)汪應辰《文定集》卷十二《跋王參政祭蔣從義文》:

昔孟嘗守合浦，以清著名，蓋其先三世為郡吏，皆有節義，今蔣氏實相似，然蓋士之能，自拔于流俗者，積習傳授，必有自來非苟能也。

(南宋)陸九淵《象山集》卷十《與應仲實》:

向自使華，在江東時，草草具復，來貺尋拜數，字附鄉里士人，以行而執事，移帥南服之，命已下，用不果達其時，某適至隆興，在翠巖洪井間，得聞從者至，止亟還城下，則檄戟又南矣，甚為悵然。屬嘗於復漕臺書中，寄意語次，亦曾及之，否蒼梧舜迹。所及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為郡古矣，粵自翠華南波，更為近服，班宣之任類，皆名儒重臣，間者猶以簿書遺策，米鹽末務，仰勤冕旒，南顧之憂，官人之難，乃如此茲焉。

(南宋)吳泳《鶴林集》卷八《羅晟以廣西擒捕海寇授朝奉大夫制》:

勅具官，某漢列侯受封，以職餽餉，居野戰畧地之右，爾守合浦。當海瀕盜弄之衝，能使軍有流錢，士無後顧，以底成績，非區畫之善不能也。揆諸漢典，豈在諸將下，增秩二階，用勸來者可。

(南宋)趙孟堅《彝齋文編》卷三《賀秋壑先生除總領仍兼泉使狀》:

孟堅恭審寵陟，餉師任兼治事，班穹藏府，分命蓋重，王人職總，利流理財。……自唐朝必兼鹽鐵，冢宰之於周典，亦式貨財，共希明綸，式驗故事。孟堅受恩最切，贊抃尤深，秋以為期，待入山公之啟，地分殊部。俄驚躔次，之移方此，兢虞旋還，臨照福星，仍守舊分合浦，宛得還珠，益昭夙幸之。

（南宋）釋居簡《北磻集》卷五《井亭橋華嚴院重修榜》：

向來八十一院等華嚴八十一卷之文，只今千百億人受菩薩千百億身之託，故址淪于八九後生，習以尋常。晉宋而來，典刑不墜一日，必葺先資，起廢之緣，三椽是圖未遂，守成之計，風雨飄搖。既久，塵埃湮沒，居多耘它，五福之田，作我萬間之庇，井冽寒泉，食似楊枝，徧洒之初，珠從合浦還，正舊物重收之後。

（南宋）陽枋《字溪集》卷六《賀趙守劄》：

某私喜粉榆，故國昔無喬木，今有世臣。陳時臬事之餘，廣龜陵之社粟，以飽蜂腰，振北巖之文風，以鼓鶴聞，合浦珠還在下風矣。

（南宋）真德秀編《文章正宗》卷十九《敘武帝討南粵》：

（建元）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陘，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迺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伏波迺為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毆而入伏波營中。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攻。其校司馬蘇宏得建德，為海常侯。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粵將畢翬取以軍降為□侯，粵桂林監居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南宋）陳思編《兩宋名賢小集》卷八十九祖龍學《送新州陳式虞部》：

大庾嶺南郡，新興事若何。  
還珠合浦近，辟惡密香多。  
主聖天如覆，時平海不波。  
更逢賢太守，應有袴襦歌。

（南宋）程遇孫輯《成都文類》卷十四孫松壽《紀申提學高行》：

憶昔兒童飽黎粟，斑衣偃伏先君側。  
每聞正色說我翁，口口奇奇長太息。  
先君墓草今芊芊，尚想貴言過庭日。  
恨無佳傳掬芳馨，洗我肝心百非僻。  
一朝幽鑄晃入手，刑忍如懷夜光璧。  
男兒大節要奇偉，一日成就天所錫。

我翁當年驚鶴雛，一別舊巢無處覓。  
桑弧射處掩蓬蒿，獨把窻窳飛俊翮。  
楊宗不絕僅如線，大義欲歸歸不得。  
凝香夜半禱靈空，願楊有子歸宮室。  
果然天助兩飛鴻，翁喜當興子雲宅。  
絳霄回首擬歸來，撫我恩深重嗟惜。  
棄官十載營旨甘，送死養生無一失。  
寸心安矣指白雲，百拜雙親淚濡席。  
茅簷雖陋生處所，此心不以萬鍾易。  
幾年夜淚濕衾裯，今作兒啼情自適。  
登堂悲喜動行人，里巷喧呼手加額。  
珠還合浦已無憾，老蚌沙泥忍遺逸。  
窮簷忽見相抱持，孺慕丹心始云畢。  
一子來歸詠白華，三家孝愛融春色。  
雍容去就良可觀，無乃扶持有神物。  
始知造化惜頽波，畀以難能令一出。  
玉堂丈人風教手，一日得之幾折屐。  
何不薦之陛下聖，蜀有孝子聲藉藉。  
竒人異行感至尊，鳳詔褒華寵其實。  
人間一日傳萬口，坐使澆風四方激。  
僉謀方欲置廊廟，病卧王州嗟易箒。  
短生夢幻何足悲，此念未隨生死隔。  
百身英贖歎朝露，端合天公任其責。  
真人慨念錄其孤，椽筆大書光史策。  
丈夫乃爾亦何憾，鬼哭人號空怨憶。  
蕭蕭綠野長安道，萬里羈魂動行客。  
只今四海歸宗議，字字秋霜凜寒日。  
一言我欲招翁魂，香骨有靈宜可格。  
聖朝當今以孝治，好樹豐碑旌潔白。  
磨崖百丈置巖阿，當有山靈夜呵詰。  
諸郎况是足風規，請叩帝閭為此策。  
長使千秋孝子碑，屹與岷峩對翁室。

（南宋）胡仔《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五羊方諤《上廣守詩》：

“鱷去溪潭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不知珠還合浦乃後漢孟嘗，不可以孟嘗君遷就也。

（南宋）陳起《江湖後集》卷二十二《報以長篇兼簡葵燠》：

爨桐制作妙莫傳，冥搜恰恰三十年。  
大雷小雷不可見，一生夢想空流涎。  
玉壺冰本王氏物，指下琅然頗清越。  
不知傳來凡幾姓，隱隱蛇跗細如髮。  
銅駝陌上春風和，湖邊得侶相委蛇。  
古囊提携帶詩酒，一時樂事何其多。  
座有知音豈容已，滕上泠泠寫流水。  
夕陽催雨入烟城，回憶清歡如夢裏。  
孟光有問我獲疑，匣中朱絲胡不歸。  
鄰翁篝燈出相慰，官河權夫猶可追。  
踉蹌十里夜幾午，認得登舟元處所。  
始知尤物果累人，終喜明珠還合浦。  
拂拭徽絃正孤坐，欲記微吟未成課。  
忽聞風外剝啄聲，報道芸居以詩賀。

（南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五《辨蠶》：

韓退之《南食詩》：“蠶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洪慶善辨之曰：“蠶，雌嘗負雄，惠文冠名。一本作車文。今廣韻引《山海經》注亦作車文。未詳以上洪說。予按《文選》。左太冲《吳都賦》曰，“乘蠶龜鼃，同眾共羅。”劉淵林注云“蠶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雌嘗負雄行，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蠶，南海朱崖、合浦諸郡皆有之。”

（南宋）洪邁《容齋隨筆》容齋五筆卷第一《風俗通》：

應劭《風俗通》雖東漢末所作，然所載亦難盡信。其敘希姓者，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邸杜，河內太守遇冲，北平太守賤瓊，東平太守到質沐寵，北平太守卑躬，雁門太守宿詳，五原太守督，汝南太守謁渙，九江太守荆修，東海太守鄙熙，弘農太守移良，南郡太守為昆，酒泉太守頻暢，北海太守處興，巴郡太守鹿旗，涿郡太守作顯，廬江太守貴遷，交趾太守賴先外，黃令集一，洛陽令諸於，單父令即賣，烏傷令昔登山，陽令職洪，高唐令用蚪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縣令。惟移良之名曾見於史，恐未必然也。

(宋)佚名《翰苑新書集》續集卷十二 (宋)鄭雪巖《通提舉魏市舶》:

錦纜牙樯，暫督邦珍之貢，朱轡皂蓋，獲依鄰壁之輝。寸心躍如，尺牘敬止。恭惟某官，乘邦哲匠，瑞世奇才。懷鄭公仁義之言，家聲故在，立漢世中興之業，相學有傳。至今吾五峯三市之民，猶誦公半刺十同之政。謙恭下士，懇切憂民。泊籩清班，益隆雅望。輟工監勾稽之職，洗桐城愁嘆之聲。民欲借恂，帝思見賈。自合歷階而上矣，奚為弭節以來，斯惟邦計之方殷，故利權之攸寄。飛艗逐浪，報合浦之珠還，貢寶充庭，侈南夷之琛獻。乘輶底績，荷橐指期。某未習民，庸猥承郡。寄正自面淨牆於不學，得無血指於旁觀。尚惟聯事之心，時賜免戾之教。惟餘波及晉，肯分滲漉之恩，庶小國間齊，獲遂依歸之願。

(宋)佚名《翰苑新書集》續集卷十二 (宋)王暉軒《通趙舶使》:

翠節光華，竦望宗英於霄漢，青衫藍縷，分甘蒼氏之塵埃。幾年引脰以仰高，一旦澡身而受察。敬憑子墨，往白帥籤。恭惟某官，紉芳蘭而自馨，挺靈芝之獨秀。追河間於千載後，得禮樂之盛心，夢太白於三生前，傳文章之正印。既收巍第，不輟燈火。雖在素官，全似布韋。為藍田哦竹之游，清哉官况，試河陽栽花之手，籍甚風流。此雖緒餘，獨不俊偉。繼嘗憑軾，無端溪隻硯之歸。纔一擁幡，覺濱水甘棠之滿。得地小而亦可行志，去天遠而隨即疇庸。眷海舶之一司，闕水衡之大計。惟帝遴選，煩公一來，廉平而吏民安焉，鯨波不動，忠信而蠻貊行矣，琛貢交通，合浦之珠既去復還，石門之泉不易其介。大而國用盈虛之制，即此權輿次而版曹出納之權，歸其掌握。行有召命以重此臺。

(宋)佚名《翰苑新書集》續集卷四 (宋)王暉軒《再薦謝太守》:

少而好賦，嘗見齒於賢書，壯當封侯，尚何顏於文屋。偶辱明有司之選，重書新進士之名，况弟子之賢於師，既叨首薦，而他人不如同父，又獲聯名。人稱之以為美談，已當之獨有漸色。伏念某箕裘晚出，門戶早衰。綴文幾至嘔肝，苦學惟知嘗膽。十年以前之志，豈信富貴之在天；累戰不利之餘，方知窮達之有命。開門授業，仰屋著書。謂若無所用於一時，亦將垂不朽於千載。屬槐花之迫目，徒覺激昂；認楊葉之舊穿，未知中否。賦不工於吐鳳，墨誤點以成蠅。設非以後場而見收，幾乎為文衡之所棄。荆山之璞獲售，合浦之珠復還。親望因得以少寬，朋舊亦憐其纔遇。靖言僥倖，豈有夤緣。某官宗主，斯文之盟，作成多士之氣。治平有第一譽，已徹公車，舉送餘四十人。親為勸駕，致令么麼，再預甄收。某敢不益加駑鈍之鞭，勉赴功名之會。天其或者道之行歟！鴈序聯飛，佇見齊名於鴈塔龍門高透未知誰占於龍頭。

(南宋)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卷七《送王保義序》:

昔漢王仲卿得罪死，妻子徙合浦，其後當國者白其寃，徙居許歸太山居，故太山太守為盡贖還田宅，其未歸時已為富人，蓋合浦產珠，手取得數百萬產也。

元

(清)汪森編《粵西詩文載》卷五十八(元)馬端臨《古南越考》:

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為蠻夷之國。是北越之地，亦謂之南越，古謂之雕題。非禹九州之域，又非周禮職方之限。在天文牽牛婺女，則越之分野，兼得楚之交。秦始皇略定揚越，謫戍五方，南守五嶺。後遣任囂攻取陸梁之地，遂平南越，置郡此為南海、桂林、象，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者也。秦末趙佗遂王其地。漢因封之。佗後數代，其相呂嘉反叛，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討平之。元封初，又遣軍自合浦徐聞入南海，至大州，方千里。略得之後，兼置交趾刺史。其餘土宇，自漢以後歷代開拓。後漢建武中，交趾女子徵側、妹徵貳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自立為交趾。帝使馬援平定交部，始調立城郭，置井邑。

(清)張豫章編《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御選元詩卷十二(元)謝應芳《古鼎歌》:

碧雲師著金伽黎，空王殿上龍象隨。  
一夫長跽送古鼎，狀若獻寶波斯兒。  
羣縑來觀集丈室，中有老夫曾致詞。  
云是山中舊時物，立誦款識能無遺。  
惟有臣寰紀君賜，用顯厥考鄭伯姬。  
文詞詰屈錯盤詰，字體隱伏蟠蛟螭。  
蒼姬訖錄世屢改，不知何代來於斯。  
謝家寶樹易趙璧，巨構賈與秦城齊。  
鼎兮鼎兮什襲去，歲逾數紀今來歸。  
師聞此語重歎息，兵火連年炎九域。  
金鐘大鏞棄路傍，總若沈沙銷折戟。  
珠還合浦獨無恙，護持信有天龍力。  
摩挲兩鉉濕煙霧，錯落丹砂映金碧。  
濁水摩泥五色兼，出海珊瑚高一尺。  
嗚呼！  
羲軒之鼎真可求，禹鼎亦已淪東周。  
世所用者非爾儔，或膨豕腹徒包羞。  
調羹爾無與覆餗，爾不憂歸來兮。  
歸來北山兮菟裘！  
汾陰自有為時出，切莫放光驚斗牛。

**(元) 王惲《秋澗集》卷七十二《跋紫絲鞋帖後》:**

紫絲鞋帖四十六字，二十年癸未夏，借觀於張條山家。昔公書太宗送梨帖，後云珠還合浦，劍入延平，蓋自謂也。此帖雖道婉可愛，然筆虛墨嫩，九淵之神，宜躍而湧，恐臨本也，觀者自當當識之。

**(元) 王惲《秋澗集》卷九十四:**

唐太宗二帖一兩行十字，若珠還合浦，劍入延平。泰和二年三月，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

**(元) 王惲《玉堂嘉話》卷二:**

唐太宗二帖，一兩行十字，若珠還合浦，劍入延平。泰和二年三月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

**(元) 張伯淳《養蒙文集》卷六《杭州四聖延祥觀抄化疏》:**

正一通三材而立教，祝壽告天延祥，乃四聖之妥靈，遷居得地，幻出神仙之境界，轉為城市之山林，重新琳宇，觀瞻欽奉，玉音標撥。珠既還合浦，斤欲運郢人，何必問經之營之，悠也，久也。王侯將相慕道者固多，士農工商輕財者不少，有志可以成事作善，自然降祥慶輯家庭。

**(元) 釋圓至《牧潛集》卷二《合浦字銘并序》:**

孟嘗為合浦而徙珠還，天隱子曰：珠不徙民詭辭，以塞黷吏之求耳，世之惑久矣。不亡而戚其失，本有而計為得者，寧獨浦哉？

**(元) 陳孚《陳剛中詩集》卷二《士燮祠將壓高駢塔未燬》:**

吳士燮，蒼梧人，兄弟四人一為合浦太守，一為九真，一為南海。士燮為交趾太守，有惠政，死葬焉，土人祠之甚厚，謹高駢既定交州，遂於富良江上，橋市之左，立石塔，歸然猶存。

**(元) 張之翰《西巖集》卷四《題安御史所藏閑閑公書赤壁賦後》:**

金儒以字鳴中原，知其變者惟閑閑。  
滄水石橋尚學柳，榆關湧雲復兼顏。  
峨嵋仙贊有東坡，玉虛殿銘乃黃山。  
行書草書得意處，直與米老相追攀。  
憶初共君評此帖，筆勢要在羲獻間。  
後來玉軸落人手，曾隨征車到荆蠻。  
神訶鬼護凡幾載，今日却向君家看。  
相如連城壁自完，孟嘗合浦珠初還。

識真賴有胡武安，有耳莫聽人譏訕。  
不才恨晚生邯鄲，追之無及長空歎。  
但覺赤壁月小江風寒。

（元）丁復《檜亭集》卷三《送李光大之海北憲司書吏》：

窮險阻碁，分南北海，為部民黎雜，居性豺虎，俗嗜相殘，輟負弩濱水，而採名蜃戶。一從孟嘗去合浦珠，不更還遠無賈，臺官擇人如善，估以君政，似王夷甫。長干置家，坐空窶遣，佐繡衣蘓病，苦君今此行。人共許還珠，奚翅瞻三語，夷齊有心，當勿阻君。其勗諸報，明主道命之行澤施溥，萬鍾之賜安厥予。

（明）曹學佺編《石倉歷代詩選》卷二百四十九（元）丁復《送李光大之海北憲司書吏》：

險阻碁分，南北海為，部民黎雜，居性豺虎，俗嗜相殘，輟負弩濱水而採名蜃戶。一從孟嘗去合浦，珠不更還遠無賈，臺官擇人如善估，以君政似王夷甫。長于置家坐空窶，遣佐繡衣蘇病苦。君今此行人共許，還珠奚翅瞻三語。夷齊有心當弗沮，君其勗諸報明主。道命之行澤施溥，萬鍾之賜安厥予。

（元）傅若金《傅與礪文集》卷五《送南寧路總管宋侯之官詩序》：

傅稱管仲之言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吾見今之招懷者，或異于是矣。昔龔遂為渤海而盜兵息，孟嘗守合浦而去珠還。無他去民之害而思其所以利之者耳。

（明）曹學佺編《石倉歷代詩選》卷二百八十（元）揭法《汪大雅善隸書詩以贈之》：

見此神骨全，真若古鐘呂。  
美玉出荆璞，明珠還合浦。  
況當文物新，制作方並舉。  
紀常勒鐘鼎，封岱禪梁甫。  
大書與特書，執筆當俟子。  
具茲華國文，名已登天府。

（明）趙美琦編《趙氏鐵網珊瑚》卷二（元）篤列圖詩《范文正公書伯夷頌并札卷》：

韓文稱頌伯夷賢，黃素真書慶歷年。  
月照明珠還合浦，春風長共義莊田。  
至正甲申六月辛未燕山篤列圖再拜。

（清）張豫章編《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卷七十三（元）篤列圖《范文正公書伯夷頌并札卷》：

韓文稱頌伯夷賢，黃素真書慶歷年。

月照明珠還合浦，春風長共義庄田。  
至正甲申六月辛未燕山篤列圖再拜

**(清) 卞永譽編《書畫彙考》卷九：**

韓文稱頌伯夷賢，黃素真書慶歷年。  
月照明珠還合浦，春風長共義莊田。  
至正甲申六月辛未燕山圖列圖再拜

**(清) 卞永譽編《書畫彙考》卷五十二 (元) 林原隆《七言十六韻》：**

吾親昔葬黃家塢，路入黃泥近上方。  
冢墓高封如馬鬣，峰巒回抱若牛岡。  
羨門木拱松雲合，龍穴泉來石髓香。  
視聽已忘徒眷慕，羹牆有見倍悲傷。  
先塋繪寫歸圖畫。諸子辭章為發揚。  
絕句特書句曲史，長歌倚韻鍊崖楊。  
遂昌趙郡詩尤古，靈隱雲巖語更長。  
記著孝思推鄭老，筆傳詩意屬倪郎。  
南州高士相傳誦，下里諸生亦激昂。  
歲值辛壬兵革起，會逢百六紀綱亡。  
西山豺虎相吞啖，東海鯨鯢又陸梁。  
殿地殺聲秋慘慘，薰天劫火夜煌煌。  
園池第宅成焦土，父子妻孥各異鄉。  
神物豈隨桑海變，法書空作玉函藏。  
雖稱劍化延平內，終賴珠還合浦傍。  
譚子高情能遠復，名公佳製不淪喪。  
六年散逸浮萍迹，一旦來歸玩易堂。  
歷覽故山愁黯黯，載瞻遺像淚浪浪。  
丁寧子姪宜加護，銘刻心胸孰敢忘。  
待我明年省丘隴，擬鐫貞石立山陽。  
孝子原隆泣血拜書

**(明) 彭大翼編《山堂肆考》卷一百二十 (元) 陸象翁《作啓賀友》：**

犯簾前禁尋竈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于合浦，移夜半驚鷺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脉，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按東坡嘗咏婢謔詞有揭起裙兒，一陣油鹽醬醋香之句，故象翁用之。